

敦煌學

第三十一輯

- 山本孝子 唐五代時期書信的物質形狀與禮儀
- 朱鳳玉 散藏敦煌寫卷題跋研究發凡
- 郜同麟 八種英藏敦煌文獻殘片的定名與綴合
- 張家豪 從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記》論《西遊記》中「太宗入冥」故事之運用
- 楊明璋 從講經儀式到說唱伎藝：論古代的唱釋題目
- 蔡忠霖 俗字研究瑣議
- 鄭阿財 臺灣敦煌學研究的發展歷程與展望
- 蕭文真 《敦煌秘笈》羽-100號殘卷用途之試探
- 釋大參 敦煌《觀音經》題記節俗齋日抄經文化之考察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2015年3月

封面題字 臺靜農先生

創刊人 潘重規先生

編輯委員	王三慶	朱鳳玉	李玉珉
	柴劍虹	高田時雄	陳懷宇
	榮新江	鄭炳林	鄭阿財

主 編 鄭阿財

《敦煌學》稿約

- 一、本刊為敦煌學專業之刊物，園地公開，歡迎海內外學者賜稿。
- 二、來稿以未曾發表之中文稿為限。所有稿件經審查通過後始予刊登。
- 三、論著稿件以二萬字為原則；書評稿以六千字為度。特約稿件不在此限。請儘量提供與 Microsoft Word 相容之完稿磁片或電子檔。
- 四、來稿請標明中、英文篇名，並附個人簡歷(含工作單位、職稱)及通訊資料。
- 五、來稿一經刊登，即致贈作者該刊物一冊及電子檔一份。
- 六、如需《敦煌學》論文撰寫格式或投稿，請逕寄：621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大學郵局 56 號信箱。或寄電子郵件至：nhdh5770@gmail.com

目次

唐五代時期書信的物質形狀與禮儀-----	山本孝子	1
散藏敦煌寫卷題跋研究發凡-----	朱鳳玉	11
八種英藏敦煌文獻殘片的定名與綴合-----	郜同麟	39
從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記》論《西遊記》中「太宗入冥」 故事之運用-----	張家豪	47
從講經儀式到說唱伎藝：論古代的唱釋題目-----	楊明璋	65
俗字研究瑣議-----	蔡忠霖	83
臺灣敦煌學研究的發展歷程與展望-----	鄭阿財	101
《敦煌秘笈》羽-100 號殘卷用途之試探-----	蕭文真	145
敦煌《觀音經》題記節俗齋日抄經文化之考察-----	釋大參	155

Table of Contents

The Materiality and Rites of Letters in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 Yamamoto Takako -----	1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olophons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from Miscellaneous Collections ----- Chu Feng-yu -----	11
The Identific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Eight Fragments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 Hao Tongling -----	39
On the Adaptation of the Story on “Taizong Entering the Underground World” in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The Record of Taizong Entering the Underground World ----- Zhang Jiahao -----	47
From the Rite of Lecturing Scriptures to the Skill of Storytelling: On the Themes of Storytelling and Expanding in Ancient China ----- Yang Mingzhang -----	65
Reflections on studying Colloquial Characters ----- Tsai Chung-lin -----	83
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Dunhuang Studies in Taiwan ----- Cheng A-tsai -----	101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Use of the fragment numbered Yu-100 in the Dunhuang miji ----- Hsiao Wen-chen -----	145
A Study on the Sūtra-copying Culture during the Feast Holidays and Festivals in the Colophon of the Guanyin Scripture from Dunhuang ----- Shi Dacan -----	155

俗字研究瑣議

蔡忠霖*

一、前言

文字為表情達意的主要工具之一，對於一種工具而言，力求簡便是其必然的需求與趨勢，而俗字也就在這樣的情形下應運而生。縱觀古今，俗字代代不輟的與正字雙線並行，長久以來，雖然早在北齊時顏之推就曾消極的肯定過其價值，認為晉、宋以來之書籍「不無俗字，非為大損」（《顏氏家訓·書證》）。但其所表現出的複雜性與多樣性，及其在歷代文字規範下仍能廣泛被使用的通行性，向來並未引起太大的重視。民國以後，隨著諸多學者的投入，俗字的研究才露出一絲曙光。因此，相較於其他文字學範疇的研究，俗字領域不但起步晚，甚至可說是還尚待開發。

關於俗字的研究，由於其諸多複雜的特性，如：約定俗成、趨於簡便、具時地性、隨意性……等，不但在俗字之定義上難以周全，範疇上不易拿捏，各項學理的建構上也還有許多努力空間。不過，即使有著這些困難待克服，俗字的研究仍有著迫切的必要性。因為俗字的流行是不分古今、沒有階層的，它存在於古代各種文書之中，也同樣保存於今日人們的手頭與印刷之上。若是不加以系統的整理研究，除了可能成為一種閱讀障礙之外，更甚者易造成學術研究成果的偏差及訊息傳播的混亂。因此，如何對俗字作更系統而深入的整理分析，實是當前值得重視的課題。

回顧俗字的研究，早期多只個別侷限在字書、字樣書，或者是碑帖、刊刻書籍之上，這些各時代的資料當然是俗字研究的重要材料之一。但是，據實以觀，俗字的通行性有更高的頻率是展現在彼時的各項手寫文書之中。換句話說，各個時代用字最為完整而真切的樣貌，應自手寫文書中求。而手寫文書礙於保存不

*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學科副教授。

易，所以今日所能見到古代書跡如鳳毛麟角，寥寥無幾，一直到敦煌漢文寫卷的問世後，這樣的缺憾才得到彌補。且敦煌漢文寫卷中涵括極廣，資料極富，以之作為材料對於南北朝至宋初這段時期的文字應用應有更完整的瞭解。基於此，本文試圖以敦煌寫卷俗字研究為起點，針對俗字研究相關的幾個議題作一論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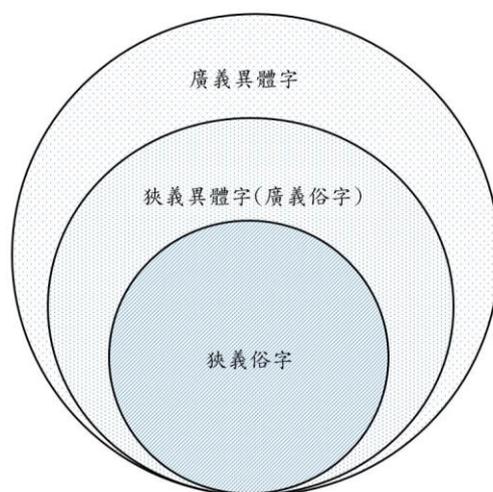
二、俗字意涵再探

關於俗字的定義，歷來諸多文字學者皆曾論及，大概來說，俗字的意涵在認知上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俗字幾乎與異體字畫上等號，差別約僅在於包不包含通假字等不同。而狹義的俗字則一般指異體字的一個分支，乃相對於正字而言，但不涵括通假字、古今字、手誤字、避諱字及不同書體間的書寫變化，且嚴格來說俗字的認知必需架構在同一時代的前提下。不過除了各是其是的文字片面意義說解之外，若欲從這些字面中對於俗字意涵有更深入認知，基本上是難以達成的。因為部分文字學家常認為一般俗字研究者對於非字書文獻上（尤其是寫本文書）的俗字意涵與認知過於浮泛，頗有俗字認定寬鬆之嫌，連帶使成果的價值受到質疑。為此，以下將對於俗字的意涵作進一步探析，以明其要。

一般而言，歷來對俗字的解說中，「相對於正字」、「約定俗成」、「具時、地性」、「趨於簡便」、「不分階層」等幾個說解是相對比較具體而客觀的。至於認為俗字乃「簡筆字」（劉復、李家瑞《宋元以來俗字譜》），或者「乃點畫之間，略有訛誤」（余嘉錫《四庫提要辨正》）、「不合六書原理之文字也」（于大成《文字·文學·文化》），則應是出自於對俗字意涵的誤解之故。原因是俗字的生成極為複雜，簡化固然為其大宗，實際上亦有繁化者，如「京」之作「京」（S.2607《華嚴經》）、「泥」之作「湑」（北.7308《摩訶衍經》）、「焦」之作「爇」（S.3935《大集經》）……等。且俗字有點畫間的改變，亦有部件的更替，更有全字改造者，構形頗為多樣。再說俗字之中符合六書原理者，亦比比皆是，如 S.2073〈廬山遠公話〉「臭」字作「鼻」、「劍」字作「劔」、P.2005〈沙洲都督府圖經〉「糧」字作「粮」……等等，或為會意，或為形聲，因此斷不能以六書之符合與否來論斷其是否為俗字。

比較值得一提的是，俗字和異體字間的關係。就學理而分，異體字與俗字既

有著重疊，但範疇上又有所區別(如下圖所示)。所謂的「異體字」泛指一切同詞異形之字。精準一點而言，應該講異體字其實是一種字際關係，而非一類字群。我們也可以說，包含正字在內，兩兩音義相同，但寫法不同的文字，即互為異體字。其在意涵上本應是沒有主從關係的，但人們習慣將正字推於一尊，以之為標的，認為凡與正字音義相同，但寫法不同之字才叫「異體字」，並且這個意涵現在普遍被大家所接受。而這樣的異體字意涵，是包含了正字之外的俗字、通假字、古今字、繁簡字、手誤字、避諱字，乃至於各時代的不同書體(如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草書、行書、楷書等)，甚至是同一時代同一書體的書寫變化，都得以「異體字」稱之。而俗字僅是異體字中的一個板塊，且可能是與異體字在範疇上最牽扯不清的一個部分。



異體字與俗字意涵區分圖

俗字和異體字的牽扯不清，主要並不在意義的界定上，俗字包容在異體字的範疇下殆無疑義，兩者在意義的解說上也可說是涇渭分明。但由於俗字認知界定上的複雜與含糊，以至於在作俗字議題討論時，常陷入一種困境，那就是：即使名之為「俗字」，但其俗字身份卻不容易透過其他方式證明，經常流於研究撰作者主觀的自由心證。何以如此？這必需由字書編纂的目的看起，歷來字書之編纂，不論官修私撰，目的主要都在於「確立標準字形」，因此，正字是字書中的主角，其他異體字多僅擇其一二而錄之(事實上多是乾脆捨而不錄的，因為其編纂之立意並不在蒐羅俗字)，藉以與正字對比進而突顯其規範地位。平實而論，字書中所收錄之俗字，不但在全面性上極為欠缺，甚至可以說相當程度刻意抹殺

了俗字的存在，原因是它「不同於規範」。

因此，當某一時代字書中載錄有某一俗字並加以標注為俗字時，其俗字的身份認定就顯得理所當然，但絕大多數字書未錄的異體字，可就不那麼單純了。即使在排除通假字、避諱字以及不同書體的書寫變化後，在認定為俗字與否的問題上依舊存在著曖昧不清的地帶。諸如古今字是相對的時間概念，兩者並無絕對的界限，漢相對於唐，可稱之為古，唐即為今；但漢朝的俗字流傳到了唐朝，以唐代的標準字形作對比，倘與之不符，是該稱之為古呢？還是俗？或是有其他的稱呼？此外，俗字被認為是經過「約定俗成」的過程，是為社會認同的另類通行字，手誤字僅是一人一時之誤，尚未蔚為風尚，自不該列入俗字之列。但重點是以異體字數量之眾，一一去驗證某字的某種寫法是否已約定俗成、流行於彼時是存在著相當困難度的。特別是在單一字形的條件下，我們不容易去直接判斷此異體字是否已擠身成為俗字之列，而不是一時偶見的手誤字或其他類型的異體字。因為即使它僅是某一書籍中的單一字形，也難以證明它在古時其他書籍中不曾存在過，更何況古時書籍散佚者眾，今所見遠非全貌。因此，在難以確定它的通行性，或者說證明它的偶發性的狀況下，加上字書中又往往不載錄，要說它是一個俗字在根據上便顯得薄弱了些。也因為認定上的含糊，俗文字學家往往採取開放的態度，俗字的認定於是略有浮泛之勢，爭議也隨之而起。毋怪乎俗字之意涵往往與異體字容易混淆無別，甚至偶有研究者見某一書籍不同版本間的用字差異即稱之為俗字，而無視於彼時的正字規範。

雖然明瞭問題所在，但對於當前俗字意涵含混的情形在根本上卻很難具體有效的解決，這也是許多俗字研究者在整理俗字時往往採取寬鬆態度的主要原因之一。如張涌泉在其《敦煌俗字研究》的「俗字匯考」序例中便表明兼收異體字，且在言及俗字的範圍時亦說：

我們大致可以這樣認為：凡是區別於正字的異體字，都可以認為是俗字。¹

黃征《敦煌俗字典》更明言古字、諱字兼收，並云：

此《敦煌俗字典》之編纂，意在提供查找與比較，為引用者提供證據，往往見異即收，隨宜酌加按語，故其包容較廣，定性較寬，使用者必欲定其

¹ 張涌泉《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頁7。

正、俗，尚須細心查證。²

這「包容較廣，定性較寬」的態度雖然說是「意在提供查找與比較」，但這種「見異即收」的方式，也相當程度說明了俗字意涵定調的模糊與困難性。因為這種廣義的俗字意涵，幾乎是指排除通假字外的所有異體字。事實上狹義的俗字，在意涵上尚有許多待釐清的部分，也同時存在部分難以克服的難題。

對於這樣的難題，其實必需從同一時代的文字整理概念著手。既然俗字是相對於正字，那麼當時對正字所採取的標準及策略就得列為首要釐清對象，而最直接且根本的辦法還是從當代字書(字樣書)著手。因為一時有一時之俗，我們除了不能以今觀古外，亦不能將不同時代的俗字混為一談。因此，同一時期字書編纂之理念與方式就成了俗字意涵定位的第一道手續。舉例而言，不同字書編纂者理念不同，他們對所收之異體字有其自己一套的字類區分，疑為《群書新定字樣》的敦煌寫卷 S.388 前半字樣書中有所謂的「通用」一類，其書云：

或出《字詁》今文，並《字林》隱表，其餘字書堪採擇者，咸注通用
作者認為「通用」字指得是《說文》、《字林》、石經之外的字書所載之字³。而《干祿字書》字分俗、通、正三類，其「通」一類字僅載「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牋尺牘判狀，固免詆訶」，並未明言「相承久遠」依據為何，張涌泉《敦煌俗字研究》提及《干祿字書》「通」一類字時認為：「『通』字也就是相承已久的俗字」。⁴因此，一強調「相承久遠」，一強調「字書所載」，兩書所謂之「通」字實不能一概而論。再如「古」一類字，由於古今概念隨時遞移，不同時代亦不能等而視之。唯有瞭解同一時代中字書的每個字類定位，才能進一步藉以作為判定俗字，特別是字書未載錄俗字的意涵。至目前為止，這個區塊還有待開發。

² 見黃征《敦煌俗字典》凡例，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

³ 據《封氏聞見記》載晉·呂忱《字林》收字12824，到了南朝梁·顧野王《玉篇》已增加到近17000字。《群書新定字樣》所列舉的「通用」之字，明言是來自於《說文解字》、《字林》、石經之外的其他字書，據其云「《字詁》今文」與「《字林》隱表」以觀，應指《古今字詁》中所收古今字中的今字，主要應是《說文》、《字林》、熹平石經、正始石經之外的新字。

⁴ 同註1，頁9。

三、俗字的解讀

《說文解字》：「俗，習也」，段玉裁注：「引申之，凡相效謂之習」。故俗字之「俗」，為「傳習相效」之意，而俗字的形成就是人們在文字使用上傳習相效的結果，原為一種再自然不過的文字使用現象。不過，歷朝歷代為一統時局及推行政令之便大力推行文字規範，務使天下「書同文」，於是這原來傳習相效而成的俗字，便成了干擾政令推行的首要障礙。以唐朝而言，科舉考試取士嚴格要求書寫正字，弘文、崇文二館之入學考試必須作到：

所習經業，務須精熟；楷書字體，皆得正樣。通七者與出身，不通者罷之。⁵

《干祿字書》序亦載：

筮仕觀光，惟人所急，循名責實，有國恒規，既考文辭，兼詳翰墨，昇沈是繫，安可忽諸。

但這並不表示，俗字的使用和文人是毫不相干的。在這樣的教育及選吏制度下，雖然上階層的知識分子自然對於書寫的規範較為重視。但由於俗字之流行，是基於其求簡、求便的特色，也就是因為簡便而導致俗字通俗流行。而這種基於簡便的需求，並不分社會階層，一般百姓有求速求便之需求而使用俗字，文人官宦同樣存在這樣的需求。只不過，這些文人官宦在官方制度的訓練及要求下，俗字使用的泛濫程度略為收斂而已。

試觀《顏氏家訓·雜藝篇》即載：

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為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偽字、朝野翕然，以為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為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逐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狠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遍滿經傳。⁶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例中亦云：

五經字體，乖替者多。至如鼃鼃從龜，亂辭從舌，席下為帶，惡上安西，

⁵ 宋·王若欽等《冊府元龜》，臺北：大化書局，1984年10月，頁3385。

⁶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王利器集解，臺北：明文書局，1990年3月，頁514。

析旁著片，離邊作禹，直是字訛，不亂餘讀，如寵字為寵，錫字為錫，用攴代文，將无混无，若斯之流，便成兩失，又來旁作力，俗以為約勅字，《說文》以為勞徠字，水旁作曷，俗以為飢渴字，字書以為水竭之字。如此之類，改便驚俗，止不可不知耳。⁷

《舊唐書·顏師古傳》亦載：

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⁸

皆為典籍中俗字充斥之大概情形。而且今所見唐代的字樣書，不分「為經」、「為字」⁹，皆由文人撰成，亦可見俗字流行極廣，連文人也不能「免俗」之一斑。

既然在典籍之中，俗字的使用仍然不可避免，那麼，解讀俗字乃至於分析其致俗之因，便成了學術研究的必要工作。特別是對於一些手抄典籍（如敦煌漢文寫卷），其中俗字使用的情形要比印刷的典籍來得複雜而多樣，尤須特加留心。誠如鄭阿財先生論及敦煌漢文寫卷之俗字時所云：

由於這些卷子的手寫文字與後世書寫習慣出入極大，尤其是變文、曲子詞等俗文學卷子，多半是中晚唐、五代的抄本，其書寫的文字可說訛俗滿紙。雖然訛俗至極，但其中又自有其習慣，自有其規律。若不小心推敲，擅作主張，便會陷於錯誤之中而不自覺。¹⁰

因此，對於各種典籍中的俗字，若能加以歸納分析，整理出其脈絡、規律，以作為古籍校讀之佐證工具，對於其內容的進一步了解與研究當有極正面的助益。

而對於俗字之解讀，以下分幾方面來敘述：

其一是對俗字意涵的明確認知。俗字一詞雖然早在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中即出現，但對其意涵，如同前述歷來學者各有其說，甚至有錯誤的認知。但若是對俗字的認知有誤，則其根本的成果自然就會產生偏差。舉例來說，一般的認知裏，常將俗字和異體字、錯字、簡體字，甚至是通假字混淆不清，又有認為愈「古」者愈「正」的看法。因此，一遇有字形寫法不同不是一以許慎《說文

⁷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2月。

⁸ 《舊唐書》卷七十三，臺北：洪氏出版社，1977年6月，頁2594。

⁹ 有關「為經」、「為字」之別，參見拙著〈敦煌字樣書《正名要錄》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頁97。

¹⁰ 參拙著《敦煌漢文寫卷俗字及其現象》書序，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年5月。

解字》為準，就是一概歸為俗字。其實，由古至今雖然《說文解字》一向被尊崇並依循，但隨著文字的演化，各時代的標準字體並不十分一致。再者，各時代在文字的審訂上各有考量，豈能完全以漢朝之正來衡量其他時代的文字呢？因此，對於俗字的認定及解讀，需要具備更為客觀及清楚的認知，方能使得成果更為真切。

其二，由於俗字的構成原因頗雜，書寫現象也極多樣，特別是俗字之俗具有其時代性，不但一時有一時之俗，且隨著時代的變遷，今日之俗可能是彼時之正，彼時之正亦可能成為今日之俗，例如：「辭」、「醫」、「凍」、「隘」、「嘆」、「熱」、「嘿」、「侶」等字在梁·顧野王《玉篇》皆為正字（或與正字并行），但在唐·顏元孫《干祿字書》中，卻成了俗字。而「剪」、「掛」、「盜」、「秤」、「篩」、「猿」等字，《干祿字書》標為俗，到了現在，卻是我們通行的正字。倘以一以今日眼光去加以辨識解讀，往往易生訛誤。

其三，俗字的解讀應該以字群的整體歸納為主，而非局限於個別俗字的考證研究。原因是個別俗字的整理或可藉由個人學養或藉諸其他資料來加以辨識，但卻很難從中理出整體俗字的流變與演化情形，也難以看出俗字的書寫現象及規律。敦煌俗字的先驅者潘重規先生就曾提出、「字形無定」、「偏旁無定」、「繁簡無定」、「行草無定」、「通假無定」、「標點無定」等六個條例，其中「字形無定」如人入不分、兩兩不分、瓜瓜不分等。「偏旁無定」如木才不分、人彳不分等……¹¹。根據這樣的字群歸納，可以以簡馭繁、以類統字，理出許多的俗寫規律及現象，再以之來校讀典籍，便可較輕易的識別為數極鉅的繁雜俗字。另一方面，更可以藉著這樣字群的歸納，在同一時代的俗寫現象中整理出各時代之特色，甚至在不同時代的俗寫現象中歸納出其演化或承傳的軌跡。否則，只作單一個別字的辨識與研究，到頭來往往難免於「猜字」之質疑，差別也只在於機率的高低而已，對整體俗字的系統難有更深入的瞭解。

其四，對於各時代的典籍中的俗字，務須以同時期石經、字書、字樣書及其他相關文獻為參考依據。因為俗字既一時有一時之俗，則如何去判定文字的是俗

¹¹ 潘重規〈敦煌寫卷俗寫文字之研究〉，載《全國敦煌學研討會論文集》，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所，1995年4月，頁1-12。

與否，最客觀的依據應為同一時代的標準字體，唯有明瞭當時代的正字規範，才能進一步的去辨識俗字。而除了石經、字書、字樣書中所列的標準字體，其他文獻如邢澍的《金石文字辨異》、羅振鐙和羅振玉的《增補碑別字》、劉復和李家瑞的《宋元以來俗字譜》、潘重規的《敦煌俗字譜》、〔日〕太辰田夫的《唐宋俗字譜》、秦公和劉大新的《廣碑別字》……等，皆為必要之參考資料。善用這些資料將可進一步的為俗字的身份作釐清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俗字的研究有較客觀的憑藉，不致於遇寫法稍有不同者就輕率的歸為俗字。

四、寫本俗字研究的特異性

一般而言，俗字之研究者不論是以寫本、碑刻或是版刻為對象，大致上都應等量齊觀，將它視為是該時代俗字使用的一種重要展現。但事實上，俗字之使用隨著工具及載體的不同，其表現方式及出現的頻率往往亦有所差別。既是如此，在援引為材料來研究該時代俗字運用之情形時，必須先了解這些載體的概括性、代表性乃至於階層性。方能更貼近原貌的去還原該時代俗字使用的概況。以下即略敘各類載體上俗字表現之大概，以突顯各自的特色：

（一）寫本

寫本是資料所處時代文字書寫最直接的資料，因為它保存了該時代文字書寫之原樣。而手寫於紙上之文字由於使用上較為方便，在生活上的應用範圍極廣，俗字的使用較無禁忌，出現頻率也要較其他載體高上許多。從另一方面來說，寫本由於直接表達了個人書寫習慣與風格，每份寫本都是抄寫者獨特的文字體現，這也造就了其中俗字使用更為複雜的情形。正因如此，寫本上所呈現的書寫現象具有相對較大的社會代表性。如同陳五雲《從新角度看漢字—俗文字學》云：

俗文字學注重「本文」，因而特別強調原始材料。所謂「原始材料」，最好是人們的稿本，或按稿本印刷的影印本。¹²

且由於它是書寫者直接書寫習慣的展現，若是能兼及各個階層、各種類型的資

¹² 陳五雲《從新角度看漢字—俗文字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頁59。

料，那麼這無疑是該足以代表該時代文字使用的最佳記錄。以敦煌漢文寫卷為例，其內容極為繁富，凡宗教、史地、文學、音樂、語文、政治、經濟、民俗、藝術……內容包羅萬象。又其寫作者的身分包括了一般百姓、學子、文士、僧尼、書手、經生、官吏……等，涵蓋了頗為廣面的階層。因此，可以說它代表了當時代整個唐五代社會的用字實況，而針對其中蘊涵的俗字來作研究，自然也最為接近實際樣貌。

（二）石刻

石刻是指在石材上刻字，雖然在石材上刻字多是先寫後刻，本質上似乎和寫本代表的意義無二。但是，由於石質可傳之久遠，因此一般來說石刻的文字大都是俱有紀念性及特殊意義的，如記功、紀念、石經及墓誌……等等。且由於石材堅硬，保存時限極長，石刻文字亦因而常有流傳永世之用意。在這樣的原因之下，石刻文字在寫刻的過程中，通常力求莊重，要較一般用途的手寫文書來得慎重許多，因此多半延請頗具知名度的書法家來書寫。日人藤枝晃《漢字的文化史》便云：

石碑的制作也是非常費事的，所以，不論是文章還是書法都要求漂亮、整齊，有人甚至責難過於整齊了。因此，不少石刻文字在今天仍然被用作啟蒙的習字範本，其被珍視的程度可以說是至高無上的。¹³

而石刻文字既多屬於名家書法，其階層性便相對較為狹隘，也就是出自這些上階層知識分子手中的文字，在俗字的使用上當然也起著一定的收斂作用。整體來看碑刻文字，其俗字使用頻率要比一般手寫文書要來得低，且所使用之文字其連筆、加點、草化的情形也大幅降低。因而在俗寫的複雜性及多樣性上，也相對的要比寫本來得單純些。

（三）版刻

版刻為書籍印刷之用，基本上俗字的使用情形和石刻類似，連筆、加點、草化的情形相對較寫本來得少。不同的是，雖然其被賦予之典重、久遠的意義並不

¹³ (日)藤枝晃《漢字的文化史》，翟德芳、孫曉林譯，北京：知識出版社，1991年12月，頁117。

若石刻那樣深刻，但一種書版可以印出大量的書籍，間接降低了俗字流播的頻率，且書籍既可以大量印製，流傳性大增，在用字上當然也較受重視。另外，不論是雕版或活版，版刻由於是轉印在紙上，有其清晰易讀的市場訴求，因此在筆劃上較硬直、均一，字形表現上也較為整齊劃一，且對各種筆法的運用較不明顯，個人特色受到一定壓抑，這在一定程度上當然也約束了俗字的使用情形。

如上所述，儘管各類載體上俗字的表現或有同異，但俗字的使用原就存在著它既定的規律，即使在俗字研究整理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俗字有著明顯的隨意性，但這是在「便利」與「約定俗成」的兩個大前題規範下而產生的特性。因此，無論它應用之處是在石材上、雕版上或紙上，仍有其共同的便利趨勢。也因為這樣，當我們實際去作比對時，發現三種載體上的俗字雖然各有差別，但並非可以截然區分的，相反的，它們之間存在著共同的質性。即使在部分文字的形體、筆劃上各有特色與差別，但最明顯的差異還是表現在俗字出現的頻率上，而俗字出現頻率以寫本為最，當然在形體上也較為複雜多樣。

五、俗字與隸變

漢字由篆而隸、由隸而楷的演化，可說是極為重要且關鍵的一段時期，其對後來的字形有著很大的影響，尤其是隸變，它除了將小篆筆劃改曲為直之外，還對小篆字形進行了省併，如「曹」字小篆原作「𠂔」，隸書則寫作「曹」、「曹」；以及同化，如「莫」字小篆原作「𦉳」，下從「艸」，「奕」字小篆原作「𦉳」，下從「大」，但兩字隸書分別作「莫」、「奕」，下同從「大」；還有分化，如「赤」字小篆原作「𦉳」，「光」字小篆原作「𦉳」，兩者下皆從「火」，但隸書則「赤」字作「赤」、「赤」，「光」字作「光」……等，可說是漢字發展史上最大的一次變動。這些改變除了在文字演化史上具有相當特別的意義外，也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導致許多俗寫的產生。一如孔仲溫所云：

漢隸正是處於漢字隸變之後，文字尚未楷化定型之前，其字體多樣，而當文字楷化定型之後，不少漢隸字形與定型楷體不同，卻仍然流傳使用不絕，於是字書之編者便視之為俗字。¹⁴

¹⁴ 孔仲溫《玉篇俗字研究》，臺北：學生書局，2000年7月，頁170。

敦煌漢文寫卷存在時間大約是六朝至宋初，這段時間是中國文字使用極為混亂時代。但俗字的形成及書寫現象並非只局限在這個時期中，事實上，在隸變的漫長過程中，許多俗字的書寫趨勢甚至寫法就已呈現，並且對後世俗字使用有著很大的影響。不過，中國文字在隸書之前尚有更古的甲、金文，理應可以再往上推究。不過，甲、金文時代文字尚在圖畫式的象形階段，與後來的楷書差異極大，且小篆也或多或少存有象形的意味。真正足以為楷書之濫觴，決定後來楷書之定型，要自隸書始。也可以說，漢字自從隸變之後，字型就大致確立，在文字的結體上變化並不大。因此，隸書實為探討後世俗字書寫現象承傳之起點，今針對許多早在漢隸中即已產生的書寫現象略作條列，以明俗字書寫現象之淵源。

1. 連筆：如〈張遷碑〉「練」字作「**練**」、「來」寫作「**来**」、〈西嶽華山廟碑〉「陵」字作「**陵**」、〈張遷碑〉「殯」字作「**殯**」等。
2. 分筆：如〈西嶽華山碑〉「兼」字作「**兼**」。
3. 省筆：〈張遷碑〉「色」字作「**色**」、〈石門頌〉「絕」字作「**絕**」、〈小子殘碑〉「獻」字作「**獻**」、〈史晨碑〉「然」字作「**然**」、〈曹全碑〉「曹」字作「**曹**」、「遭」字作「**遭**」、〈西嶽華山碑〉「碑」字作「**碑**」等。
4. 增筆：〈曹全碑〉「亂」字作「**亂**」、「孔」字作「**孔**」、〈石門頌〉「涼」字作「**涼**」、〈西嶽華山廟碑〉「辰」字作「**辰**」、〈史晨碑〉「晨」字作「**晨**」、〈漢乙瑛碑〉「宰」字作「**宰**」等。
5. 筆劃混用：〈乙瑛碑〉「須」字作「**須**」。
6. 筆劃變化：如〈乙瑛碑〉「原」字寫作「**原**」、〈西嶽華山廟碑〉「能」字作「**能**」、〈乙瑛碑〉「章」字作「**章**」等。
7. 簡化部件：如〈張遷碑〉「純」字作「**純**」、〈乙瑛碑〉「頓」字作「**頓**」、〈西狹頌〉「漢」字作「**漢**」、〈禮器碑〉「歎」字作「**歎**」、〈封龍山碑〉「博」字作「**博**」、〈曹全碑〉「縛」字作「**縛**」、〈子游殘碑〉「惠」字作「**惠**」等。
8. 省略部件：如〈石門頌〉「隨」字作「**隨**」。
9. 繁化部件：如〈禮器碑〉「垂」字作「**垂**」。

- 10.改換形符：如〈曹全碑〉「舊」字作「𦉳」、**「歡」**字作「𦉳𦉳」、〈史晨碑〉「坐」字寫作「𦉳」等。
- 11.改換聲符：如〈乙瑛碑〉「朔」字作「𦉳」、〈乙瑛碑〉「留」字作「𦉳」、〈張遷碑〉「留」字作「𦉳」、〈張遷碑〉「臘」字作「𦉳」等。
- 12.偏旁或部件形近混用：〈乙瑛碑〉「叩」字作「𦉳」、〈張遷碑〉「節」字作「𦉳」、〈萊子侯刻石〉「等」字作「𦉳」、〈曹全碑〉「歲」字作「𦉳」、〈西狹頌〉「涉」字作「𦉳」、〈石門頌〉「明」字作「𦉳」等。

此外，有些書寫現象雖不完全相符，如敦煌漢文寫卷俗字從「虍」之部件常作「𦉳」，求之漢隸，〈張遷碑〉「虛」字作「𦉳」、〈禮器碑〉「處」字作「𦉳」，乃從「𦉳」、敦煌漢文寫卷俗字從「耳」之偏旁常寫作「身」，求之漢隸，〈張遷碑〉「職」字作「𦉳」，乃從「𦉳」、敦煌漢文寫卷俗字從「自」之部件有寫作「𦉳」者，求之漢隸，〈乙瑛碑〉「師」字作「𦉳」，乃從「自」、敦煌漢文寫卷俗字「叔」字有作「𦉳」、「𦉳」者，求之漢隸，〈禮器碑〉則作「𦉳」……等等，仍可以從其字形上尋得承傳的痕跡。

六、俗字書寫現象舉隅

敦煌漢文寫卷所跨越的年代，涵括了六朝、隋、唐、五代、宋初，其間俗字的書寫現象極為複雜多樣，但複雜多樣之外又隱然有其規律，本人曾經條列了約一百五十例¹⁵。今總其大端，歸納略述如下：

- * 俗寫有將原為分開之筆劃連寫者。舉例如下：從「火」之部件寫作「大」，如 P.2643《古文尚書孔氏傳》「災」字作「𦉳」、從「夾」之部件寫作「𦉳」，如北.4747《妙法蓮華經》「狹」字作「𦉳」、從「𠂔」之偏旁寫作「𦉳」，如 P.3627《王陵變文》「怕」字作「𦉳」、從「𠂔」之部作寫作「𦉳」，如 P.2132《金剛般若經宣演》「熱」字作「𦉳」、從「𦉳」之偏旁寫作「𦉳」，如：S.2136《大般涅槃經》「賤」字作「𦉳」……。

¹⁵ 同註 10，第七章，頁 263。

- * 俗寫有將原為相連之筆劃分開者。舉例如下：從「十」之偏旁寫作「卍」，如 P.2643《古文尚書孔氏傳》「協」字作「**協**」、從「大」之部件寫成「火」，如 S.2067《華嚴經》「美」字作「**美**」、從「本」之部件寫作「本」，如 S.2136《大般涅槃經》「鉢」字作「**鉢**」、S.1456《妙法蓮華經》「兼」寫作「**兼**」、S.2935《大比丘羯磨》「出」字作「**出**」……。
- * 俗寫有省略一字之筆劃者。舉例如下：從「小」之部件寫作「小」，如 S.2527《華嚴經》之「恭」字作「**恭**」、從「白」之部件寫作「日」，如 P.2602《無上祕要》「皓」字作「**皓**」、從「自」之部件寫作「白」，如 P.2005「鼻」字作「**鼻**」、從「白」寫作「**白**」，如 S.6453《老子道德經》「師」字作「**師**」、從「采」之部件寫作「米」，如 S.2935《大比丘羯磨》「悉」字作「**悉**」……
- * 俗寫有增加一字之筆劃者。舉例如下：從「乚」之部件寫作「匕」，如 S.2838《維摩詰經》「孔」字作「**孔**」、從「辛」之部件寫作「辛」，如 S.2999《太玄真一本際經》「宰」字作「**宰**」、從「京」之部件寫作「京」，如 P.2806《太玄真一本際經》「京」字寫作「**京**」、從「畐」之偏旁寫作「畐」，如 P.3931《書儀所收賀官狀紀年》「福」字作「**福**」、從「益」之偏旁寫作「益」，如北.5662《妙法蓮華經》「隘」字作「**隘**」……
- * 俗寫點、撇、橫、豎、勾、捺等筆劃多有混用者。舉例如下：S.1456《妙法蓮華經》「色」字作「**色**」、P.2143《大智度論》「須」字作「**須**」、S.2527《華嚴經》「順」字作「**順**」、S.610《啟顏錄》「才」字作「**才**」、P.2806《太玄真一本際經》「復」字作「**復**」、S.610《啟顏錄》「彥」字作「**彥**」……
- * 俗寫有字形大抵與正字無異，而筆劃略有伸縮、位移者。舉例如下：S.5646《金剛般若經》「舍」字寫作「**舍**」、S.1177《金光明最勝王經》「屢」字寫作「**屢**」、S.6492《大義章》「章」字寫作「**章**」、P.2806《太玄真一本際經》「胞」字寫作「**胞**」、P.2536《春秋穀梁傳集解》「秦」字寫作「**秦**」……
- * 俗寫有簡化一字之部件者。舉例如下：從「口」之部件寫作「厶」，如 S.2082《大涅槃經》「哭」字作「**哭**」、從「卩」之部件寫作「卩」，如 S.2935《大比丘羯磨》「牀」字作「**牀**」、從「瓜」之部件寫作「瓜」，如 P.2005

- 《沙州都督府圖經》「瓜」字寫作「**瓜**」、從「召」之部件寫作「**𠄎**」，如 S.238《金真玉光八景飛經》「招」字作「**招**」。……
- * 俗寫有省略一字之部件者。舉例如下：從「支」之部件寫作「又」，如 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收」字作「**収**」、從「壘」之部件寫作「圭」，如 S.610《啟顏錄》「熱」字作「**熱**」、從「育」之部件寫作「有」，如 S.1456《妙法蓮華經》「墮」字作「**墮**」、P.2536《春秋穀梁傳集解》「圖」寫作「**𠄎**」、S.6453《老子道德經》「寡」寫作「**寡**」……
 - * 俗寫有繁化一字之部件者。舉例如下：從「厶」之部件寫作「口」，如 S.2067《華嚴經》「弘」字作「**弘**」、從「夭」之偏旁寫作「夭」，如 S.238《金真玉光八景飛經》「妖」字作「**妖**」、從「耳」之部件寫作「身」，如《春秋穀梁傳集解》「聘」字寫作「**聘**」、從「垂」之部件寫作「垂」，如 S.610「睡」字作「**睡**」、從「霍」之部件寫作「霍」，如 S.2999《太玄真一本際經》「推」字作「**推**」……
 - * 俗寫有增加一字之部件者。舉例如下：S.610《啟顏錄》「瓜」字寫作「**𠄎**」、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果」字寫作「**菓**」、北.7308《摩訶衍經》「泥」字寫作「**泥**」、S.1427《成實論》「焦」字作「**焦**」、S.2999《太玄真一本際經》「然」字作「**然**」……
 - * 俗寫有將一字之結構作變化者。舉例如下：S.2607《華嚴經》「匹」字作「**匹**」、P.2143《大智度論品》「夷」字寫作「**夷**」、北.8712《戒緣》「惡」字作「**惡**」、S.238《金真玉光八景飛經》「率」字作「**率**」、S.6453《老子道德經》「淵」字作「**淵**」、P.3931《書儀所收賀官狀紀年》「齋」字作「**齋**」、P.2104《十地義疏》「羸」字作「**羸**」……
 - * 俗寫有改換一字之形符者。舉例如下：北 8712《戒緣》「蛇」字寫作「**蛇**」、S.3935《大集經》「功」字寫作「**功**」、S.238《金真玉光八景飛經》「老」字作「**老**」、P.2602《無上祕要卷》「徧」字作「**徧**」、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閉」字作「**閉**」……
 - * 俗寫有改換一字之聲符者。舉例如下：S.2067《華嚴經》「窻」字寫作「**窻**」、北.4747《妙法蓮華經》「宛」字寫作「**宛**」、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糧」字作「**糧**」、P.2132《金剛般若經宣演》「棲」字作「**棲**」、

P.2104《十地義疏》「觸」字作「𦵏」、P.2806《太玄真一本際經》「輩」字寫作「𦵏」……

- * 俗寫有改換一字之義符者。舉例如下：S.4528《仁王般若經》「亂」字作「𦵏」、P.2457《閱紫錄儀》「豺」字作「豺」、S.2136《大般涅槃經》「鉢」字作「鉢」、S.1864《維摩詰經》「嗅」字作「𦵏」、P.2536《春秋穀梁傳集解》「嘗」字作「嘗」……
- * 俗寫有以象徵性省符替代某一部件者。舉例如下：P.4646《頓悟大乘正理訣敘》之「堅」字寫作「堅」、P.3627《王陵變文》「段」字作「段」、S.2073《廬山遠公話》「師」字作「師」、S.2527《華嚴經》「當」字作「當」、S.3485《金剛般若經》「寧」字作「寧」、P.2143《大智度論品》「冀」字作「冀」……
- * 俗寫有因避諱而改變字形者。以避唐太宗李世民諱為例：從「世」之部件多作「去」，如 S.610《啟顏錄》「葉」字作「葉」、P.2536《春秋穀梁傳集解》「民」字缺筆作「𠂔」、S.388《正名要錄》「農」字寫作「𠂔」（田民）、北.6258《觀世音經》「愍」字寫作「愍」……
- * 俗寫有改變組字之位置者。舉例如下：S.705《開蒙要訓》「蚊」字寫作「蚊」、S.2067《華嚴經》「羣」字作「羣」、S.1456《妙法蓮華經》「蘇」字寫作「蘇」、S.1456《妙法蓮華經》「胸」字寫作「胸」、S.2616《藥師經》「障」字寫作「障」、S.3458《金剛般若經》「壁」字寫作「壁」、S.238《金真玉光八景飛經》「囂」字寫作「囂」……
- * 俗寫有因偏旁或部件形近而混用者。舉例如下：「宀」、「宀」兩部件混用，如 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宀」字作「宀」、S.2073《廬山遠公話》「每」字作「每」、「尸」、「尸」兩部件混用，如 S.238《金真玉光八景飛經》之「叩」字作「叩」、S.705《開蒙要訓》「鄉」字寫作「鄉」、「宀」、「宀」兩部件混用，如 S.2105《妙法蓮華經》「富」字作「富」、S.238《金真玉光八景飛經》「冥」字作「冥」……
- * 俗寫有完全改變原字寫法，另成新字者。如 P.3783《論語》「吝」字寫作「吝」、北 8712《戒緣》「老」字寫作「老」、S.610《啟顏錄》「婿」字作「婿」、P.3931《書儀所收賀官狀紀年》「蘇」字作「蘇」、S.996《雜阿毗曇心經》

「肉」字作「**宗**」、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析」字寫作「**折**」、S.3935《大集經》「殺」字寫作「**煞**」……

- * 俗寫有因上下文或字義而改變別加偏旁者。舉例如下：P.2806《太玄真一本際經》卷四「恬淡」寫作「恬**悒**」、S.2838《維摩詰經》「慳吝」寫作「慳**悒**」、北.4747《妙法蓮華經》「懈倦」寫作「懈**悒**」、S.2073《廬山遠公話》「劍」字寫作「**劔**」、P.2806《太玄真一本際經》「煩惱」寫作「煩**恚**」……
- * 俗寫有因快速書寫而草化字形者。舉例如下：S.2527《華嚴經》「分」字寫作「**夂**」、S.610《啟顏錄》「低」字寫作「**低**」、S.457《大智度論》「亦」字寫作「**亦**」、S.705《開蒙要訓》「正」字寫作「**正**」、P.2806《太玄真一本際經》「此」寫作「**此**」……
- * 俗寫有將數字省形合寫成一字，以表複音字之音節者。舉例如下：S.6453《老子道德經》「四十」寫作「**卅**」、P.2132《金剛般若經宣演》「菩薩」寫作「**菩**」、「涅槃」寫作「**卍**」、北.8318《七階禮佛名經》「涅槃」則作「**卍**」……

上述諸種現象雖僅舉簡單數例，然則其致俗之因則多出現在相同部件或偏旁之字上，雖未列出，實際上可在字群中大致推之。且除上述廿餘種現象之外，另有許多俗字的書寫現象並非單一的，而是複合了兩種(或更多)現象而成的。舉例如下：從「安」之部件寫作「**安**」，如 S.238《金真玉光八景飛經》「晏」字作「**晏**」，乃先省去「宀」之橫筆，復將「女」字首筆與上之一點連筆；從「自」之部件寫作「**卩**」，如 S.610《啟顏錄》「薛」字作「**薛**」，乃先省筆作「**卩**」，復因形近而作「**卩**」；從「巫」之部件寫作「**巫**」，如 P.2530《周易注》「徑」字作「**徑**」，乃先簡化「彡」作三點，中間之點又與下之「工」字豎筆連筆；從「京」之偏旁寫作「**亘**」，如 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就」字作「**就**」，乃先增筆將「口」寫作「日」，又復連下方之「小」三筆為一橫；「兼」字寫作「**兼**」，如 P.2104《十地義疏》「兼」字作「**兼**」，乃先將「兼」字之兩豎分筆，復連下之四筆為一橫；「魚」字寫作「**魚**」，如 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漁」字作「**漁**」，乃先變「灬」為「火」，復連「火」之左右兩筆寫作「大」……

等等，雖不符上所例舉之單一現象，但大抵皆由之形成。

七、結語

俗字的研究在上個世紀後半頗為熱絡，尋繹其因，固然是由於眾多學者的重視與投入，但客觀而論，敦煌文書的發現與研究，連帶推動了其中俗字的整理與研究，是其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其所代表的意義對傳統文字學而言，無疑是異體、俗字領域的再開拓。特別的是敦煌漢文寫卷俗字的研究所代表的意義並非是一時一地的用字概況的探討，更非專屬於敦煌文書中的書寫現象。倘就敦煌漢文寫卷的起迄年代，及其中包羅的資料來看，它應該被視為中古時代資料的匯集，而其中文字的使用當然亦是代表著這一長段時代中豐富用字的原始狀況，有其特別值得珍視的價值。

除敦煌寫本文書之外，俗字研究者對於各種載體與材料中俗字的進一步研究與校理，不僅是將以往難明其奧的古代社會用字實況加以條理反映，更可藉之來校理彼時許許多多的古籍用字。且就各載體書寫皆各有特色與出入這點來看，倘能結合碑刻、版刻、寫本、字書（字樣書）、韻書等諸種材料來進行更全面的交叉比較與整理，勢必要較諸以往藉諸單一材料的方式要來得更為周全、更具代表性與意義，對於今日乃至於後世文字規範而言也更有參考價值。

本文針對俗字研究作了粗略的討論與探究，並針對幾個層面提出關於俗字研究的不成熟觀點與歸納。除意在闡述自己的一些認知，也希望對於仍待開拓的俗字研究領域提供一點看法，其中思慮不周之處在所難免，期待未來眾多先進後學有更為深入而精闢的見解，也讓俗字研究的理論與架構的建立更趨完整明確。

敦煌學. 第 31 輯 /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編輯. —

臺北市：樂學，民國 104.03

面；公分

ISBN 978-986-88194-6-7 (平裝)

1. 敦煌學 2. 文集

797.907

104005284

敦煌學 第 31 輯

ISBN 978-986-88194-6-7

編輯者：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nhdh5770@gmail.com

執行編輯：楊錦璧、張家豪、郭思廷

出版發行：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10 樓之一

Lexis@ms6.hinet.net

電話：(02) 23219033

傳真：(02) 23568068

定價：380 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2015 年 3 月

STUDIES ON DUN-HUANG

VOLUME 31

Yamamoto Takako, The Materiality and Rites of Letters in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Chu Feng-yu,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olophons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from Miscellaneous Collections

Hao Tongling, The Identific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Eight Fragments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Zhang Jiahao, On the Adaptation of the Story on “Taizong Entering the Underground World” in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The Record of Taizong Entering the Underground World*

Yang Mingzhang, From the Rite of Lecturing Scriptures to the Skill of Storytelling: On the Themes of Storytelling and Expanding in Ancient China

Tsai Chung-lin, Reflections on studying Colloquial Characters

Cheng A-tsai, 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Dunhuang Studies in Taiwan

Hsiao Wen-chen,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Use of the fragment numbered Yu-100 in the *Dunhuang miji*

Shi Dacan, A Study on the Sūtra-copying Culture during the Feast Holidays and Festivals in the Colophon of the *Guanyin Scripture* from Dunhuang

2015.03